

蛾眉宛转

民国女子的私情之美

陈家萍 著

九妹 林沫 戴乃迷 朱梅娘 赵无华 俞璐

江冬秀 袁珥 青芸 潘玉良 赵四小姐

盛佩玉 郁凤 赵萝蕤 安娥

张兆和 谢冰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蛾眉宛转:民国女子的私情之美 / 陈家萍 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 - 7 - 5633 - 9665 - 8

I. ①蛾… II. ①陈… III. ①女性—名人—生平事迹—
中国—民国 IV. ①K8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9334 号

出 品 人: 刘广汉

责任编辑: 刘冬雪

装帧设计: 赵 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 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 - 31260822 - 129/139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 276017)

开本: 890mm × 1 240mm 1/32

印张: 10 字数: 220 千字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自序 那一个意兴飞扬的时代

一、读者和编辑：广大到相忘的知音

结婚，生女，拉扯……好不容易将小人儿塞进幼儿园，这才发现，长期浸泡在肥皂水中的手指已粗肿得敲字艰难，那曾经引以为豪的五笔字型输入法的键盘感——大脑尚未反应，手指触键即成——也大打了折扣，不禁大发感慨：这才几年，“手抄稿”时代已过渡到电脑时代，而台式电脑又迅即被笔记本电脑所取代。时代发展不要太快哦，努力要早啊，迟了就来不及了！

2006年，我以“为女儿赚奶粉费”的名义宣布“复出”。起初为报纸副刊定制“豆腐干”，也曾为发稿量及稿费而沾沾自喜。但对文字的敬畏之心让我迅速沉寂、冷静下来，转向杂志化、专栏化写作之路。

“惊鸿伤影”系列在《江门文艺》“课堂”栏目推出后，接连有好消息传来，一度被选为“最受读者欢迎”的好稿，编辑宋世安先生特写信来报喜：“经主编亲批，你的专栏文章好，奖励二百元。”广东深圳一诺的“喜欢课堂栏目陈家萍读人专栏”的标题够醒目，让我在触目的一瞬，心如被烫般哆嗦了一下。文中说：“贵刊‘课堂’栏目推出的陈家萍读人专栏，认真拜读之后，个人知识面得到很大的拓宽！非常喜欢她的文字和她笔下的女子，陈家萍老师文笔犀利，又不乏风趣，语言简练贴切，把她笔下女子鲜

明的个性生动形象地勾勒了出来,读起来非常舒服,也让我深深爱上那些可敬可叹、特立独行的女子们。”我的脸,一下子红了。忆起童年曾拾了一支钢笔,失主是外班同学,她在我的教室里贴了一封表扬信,用了诸如“拾金不昧”、“共产主义风格”等在少小的我看来大得像泰山般压人的一些字眼。在周围同学的围观哄读声中,我的脸,一下子红了;而心花,“哗”地盛放如莲。脸红,原来可以如此幸福。

湖南娄底的龙喜场以“致课堂专栏陈家萍老师”为题的读者来信也让我眼眶湿润:“我是您的热心读者。每当清风明月之际,夜阑人静之时,常点孤灯一盏,备清茶一杯,铺《江》刊一卷,静静地品茶,欣赏您馨香的文字。这种感觉很美,几乎让人忘却了时空,忘记了自己。”

“若非《江》刊,或许我不曾认识您;若非您,或许我不曾知道才女们背后那些痛彻心扉和感人肺腑的故事。她们就像一杯咖啡,虽然有点苦,却让人喝个痛快淋漓……”

我从不轻易说,谁是我的读者。在我心目中,读者也者,是同学,更是同道,他们是清醒的旁观者,享有阅读的最大权利——每次面对新华书店那书架甬道,对“读者”二字我都会心存敬畏。从广义上说,我们都是读者,一双手或纤丽或宽厚的手,从书架上抽取自己信得过的书,那是赏识,更是审判。我自己,也享有“读者”的这份特权。当我以一位读者的身份,站在琳琅满目的书刊前,顿觉每一道目光和每一个抽书的动作,都是那么神圣而庄严。如同嘉奖,如同膜拜。我的文字,有幸被人阅读而使其人有感,更能令读者将感受化为文字,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啊。对于我本人,这更是春风化雨般的鼓励,是莫大的期望和鞭策。这些选登的来信让我激动,更让我反省。

一日凌晨,刚打开手机,倏地接连跳出四条短信。因为我很少与人手机沟通,这些短信让我稍稍有些吃惊。它们皆来自于一个匿名的外地读者——我甚至连他的区号也不知,更没有去查探。我愿意模糊地认为,这是广义上的读者,套用胡兰成的一句话,是“广大到相忘的知音”。他说,整整一晚,他都流连在我的博客里,读了所有的文字,“为你的才华而激

动”，“这块沃土究竟是如何养育了你这朵奇葩”，“你一定会发扬光大”……

看了，觉得有些啼笑皆非。静下来一想，却也感动。在时间即是金钱的时下，有一个人，肯耐着性子花一晚上读你的文字，且肯敲出四段颇押韵的短信，这种毫无功利的鼓励，是多么弥足珍贵啊。何况我，生活在历来缺少鼓励的环境中，每一点善意，都让我深深感怀。

同样让我一想起时便备觉温暖的，还有报刊的编辑。《杭州日报》的邹滢颖女士打了近二十分钟的电话，就文字、取材、立意等方面与我一一沟通，专栏推出后，更是百般鼓励：“你写来的文章，很多读者都说喜欢，追着看。文字越来越干净，且对男女的洞察也越来越有自得。”“连我们这儿的作协副主席看了也说好。”我感激她的一番好意。再寄稿时，均一字字斟酌，以敷衍塞责为耻。后来接手的韩斌女士也以“你的专栏颇有人气呢”鼓起我自信的风帆。我每寄一篇稿，她都有热情洋溢的回复，或肯定或点醒，稍有点含糊必来信询问。从这些字句后我能看到她那甜美如花的真诚笑脸，一位血液里融入了汉字芬芳的、高贵的知识女性那儒雅而美丽的笑脸。《厦门晚报》的萧春雷先生也以“你的专栏文字挺受欢迎”给我打气。《济南时报》的管萍女士告诉我，副刊部的四位美女都喜欢这个系列，如果出书，要寄四本。这句话后面打出了一个笑脸。不，应该是四张笑脸。我似乎能听到办公室里那青春焕发的笑声，想到那辉映着日光和月光的俊俏脸庞。

还有《西安晚报》的商臻女士、《华商报》的王宝红女士……

可以说，正是在热情读者与编辑的厚爱下，才有了“民国才女”的两部书的问世。

2009年，我遇到了一位好编辑鲍广丽女士，她的选题恰好与民国女性有关。令人惊喜的是，《惊鸿伤影》的二审编辑夏画老师——一位受人尊敬的编辑老前辈在审核这部书稿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并且索要签名书。因“一校二校三校”而有阅读疲倦的我因夏画老师的认可而精神大振。冬日的天空，依然有些灰蒙蒙，而我的心里，却是响晴的。想啸歌，

想吹笛,想弹竖琴。美好的东西总是让人意绪飞扬。

我庆幸,遇到了一群善意的读者,一些敬业而儒雅的好编辑,他们让我进步,让我感恩。

每一份关爱都如葵花籽,密密地嵌进向日葵花盘里,如太阳般升在我的心空,放射着光亮和温暖。我知道,这些才是我最应珍视的精神财富。

二、民国,一个可以让人起兴的时代

华夏文化最可骄人之处是,可以赋,可以比,更可以兴。尤其是“兴”,使我们在打量西方文明时,有足够的底气从容扬弃。

“兴”即“起”,是意兴的开头,是思绪的发起,是想象力的振翅。《诗经》里最使人低徊不已的,便是那信口吟咏的“兴”。“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新嫁娘的光艳如日光般耀眼;“燕燕于飞,差池其羽”,惜别的惆怅漫天漫地;“习习谷风,以阴以雨”,心思缜密的至情女子心里起了沙尘暴,爱情的华美袍子“四弦一声如裂帛”……能让人起“兴”的景物都是如此风流蕴藉,别具一番让人思慕的情怀。

花草树木、鸟兽虫鱼让人起兴;有些时代,有些事,有些人,亦可让人起兴,比如唐朝,比如魏晋,比如民国。才子佳人望之蔚然生秀,思之悠悠不尽,正是令人起“兴”的力量。拥有这种力量的民国女子无不淹然百媚。

张爱玲曾形象地解释“淹然”一词:“有人虽见怎样的好东西亦滴水不入,有人却像丝棉蘸了胭脂,即刻渗开得一塌糊涂。”而有的女子却浑浊,像不能溶解的沉淀物,半明半暗。

要有一颗“视角的心”,方能让心成为蘸胭脂的丝棉,丝丝缕缕都渗开来。

晚年的胡适告诉秘书胡颂平:“我现在老了,记忆力差了。我以前在中国公学当校长的时候,人在上海,书在北平,由一位在铁路局工作的族

弟代我管理的。我要什么书,写信告诉他这部书放在书房右首第三个书架第四格里,是蓝封面的,叫什么书名。我的族弟就照我信上说的话,立刻拿到寄来给我。我看了的书,还是左边的一页上,还是右边的一页上,我可以记得。这个叫做‘视角的心’。”

“视角的心”其实不一定是超常记忆力者的专利,寻常读者亦可以拥有一颗“视角的心”。

观察大自然,努力捕捉物之象;多阅读文典,努力培养心之象。物之象与心之象一碰合,则有大谐美。

丝棉是慧心,胭脂是悟性,“淹然”是阅读者渴望抵达的最高境界。

目 录

九妹：二哥，再替我扎一对可抗风雨的翅膀吧 / 1

谢景兰：只想做碧空般透明的女子 / 20

梁白波：“30年代的浪漫”之隐痛 / 36

戴爱莲：用脚尖踮起长情大爱 / 61

林洙：一株薄凉中沁出温润的迟桂花 / 78

戴乃迭：情到深处则啼血 / 91

朱梅馥：那如山如海的浩荡哟 / 95

蓝业珍：“苗王公主”的跌宕人生 / 100

赵无华：彗星爱的是燃烧的光亮 / 103

俞珊：文坛上紫竹林般的片刻之恋 / 106

江冬秀：小脚太太的强势沙龙 / 112

袁珏：胡兰成世界里最明亮的女子 / 120

青芸：不做选择的有情有义 / 137

袁永熹：幽兰秀竹泪痕深浅尽纵横 / 159

潘玉良：自个儿成全自个儿 / 163

赵四小姐：感谢那一场历史事故 / 189

苏米子：樱花风情亦风骨 / 193

盛佩玉：佩玉锵锵，洵美且都 / 196

郁风：大风起兮意飞扬 / 200

蒋左梅：中国文艺复兴时代的一枝梅 / 210

李秋君：只缘感君“倾佩”情 / 214

赵萝蕤：但爱破落长衫里的悠悠古韵 / 217

潘素：刺青是薄瓷胎的痛，你惊艳的目光让它泛着朱砂红 / 230

安娥：我亦柔中颇有刚 / 240

张兆和：小星，也爱自身的光亮 / 251

谢冰莹：一记从军胆气寒 / 268

张充和：海水洗得尽人间的烟火，洗不褪小瓶口剪春罗的红 / 286

跋 留白 / 304

九妹：二哥，再替我扎一对可抗风雨的翅膀吧

从文有妹

爱上张兆和之前，沈从文笔下的湘西风情录里最大的人情亮点是九妹。有心的读者在他的书信及小说里自会捕捉到活跃在其中的九妹那秀丽灵动的身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沈从文笔下众多宛如天成的湘西女子，皆幻化着九妹的身影。她的一颦一笑一嗔一怒，如白月光，如山泉，流泻在这位以“不驯的斑马”自居的凤凰之子的文字里。九妹是一道不可多得的霞光，以自然、清新、热烈的青春美点亮了二哥的文学之路，辉映着他的文学篇章；而她自己，如流星般在文学的长空中划下最亮的一道虹影，便坠入人世的泥淖……

九妹，是沈从文心里最深长的一声叹息。

九妹沈岳萌出生于1912年，比沈从文小10岁。她是父母的幺女，是母亲黄素英的贴心小棉袄，有受三位兄长宠溺的成长背景。沈从文少年投军，在大自然和人事的大小恶滩险岭间跋涉攀行，思乡曲中最明丽的章节，是承欢母亲膝下的小九妹。九妹嗅着哥哥们亲手栽植的玫瑰花香茁壮成长，凤凰的山水滋养着她，使她活泼康健又秀丽可人。童年的九妹在同龄人中表现出了聪慧的一面，有一幕童年往事令沈从文记忆犹新：三弟结结巴巴背不出课文，一边嬉玩的九妹却能琅琅接背。这种印象如此深

刻,以致沈从文对九妹的学业一直抱着几乎不切实际的巨大期望。

1920年底,沈从文到芷江投靠亲戚,谋到收税员的工作。彼时沈家家道中落,母亲在家乡无所依靠,于是果断地变卖房产,带九妹来和沈从文同住。

芷江,是沈从文的伤心地。这里,有少年最初的恋情,纯美而不堪。他毫不设防地将母亲交给他保管的卖屋钱借给了他所钟情的那位美丽女子的弟弟。不料姐弟俩卷钱逃走。爱情与金钱,皆无处挂失。初尝爱情甜酒的白脸少年大骇。他尚未练成强大的内心,不能面对母亲,不能收拾残局。他选择了逃离。

1923年夏,一个蝉声大噪的日子,沈从文离开半匪半军的土著部队,揣着五四青年最后一把激情,闯荡北京。1927年,在“窄而霉”的宅里苦捱四年的沈从文总算凭着一支笔打出一番天下,便将母亲与九妹接到了北京。母亲原谅了他,权当多情少年为初恋埋单吧。母亲年老且病,这次赴京,要将九妹托付给一直惦念着她的二哥。15岁的九妹如柳枝新发,乌发秀眉,眸子清亮,一下子照亮了暗淡的小屋。沈从文在九妹身上看到了重振家族的希望。他向母亲郑重承诺,要尽最大力量,让九妹接受最好的现代教育。

一诺千金。

1928年初,沈从文带着母亲和九妹到上海谋发展。

九妹见证了沈从文的诸多文学活动。

1920年代末,在上海萨坡路,沈家母子三人和丁玲、胡也频夫妇住上下楼。沈从文和胡也频、丁玲一道办《红黑》杂志。患肺病的母亲咯血,青春的九妹在流泪,稍后,患眼疾的大哥也从老家赶来……沈从文手头那支残破的骨杆笔像蚕,没日没夜地“沙沙”游走在稿纸上,一刻不停地“吃”着灵感的桑叶,方才结茧成丝,摆平生计。他的修长的手是水磨,以汗水和泪水甚至血水相添,磨出一家五口的生活。文弱书生沈从文的两肩上深深勒系着生活的纤绳,为挣母亲回家的车旅费,他流着鼻血赶稿子。这段时间,家中光景自然惨淡。偶尔,九妹在衣袋中翻出一枚铜子,

天真的欢呼声方引爆出二哥一串久违的笑声。

母亲返乡后，兄妹相依为命。有九妹陪伴身边，无论日子怎么难熬，沈从文的心中都有一片水草丰美的温润之地，眼里都会泛着兄长特有的温情。家里，时或断炊，但并不缺少笑声与歌声。

胡也频和丁玲到沈家“蹭饭”，沈从文便会差九妹买一罐牛肉——那是他所能拿出的最好的食物。丁玲也很喜欢俏丽活泼而纯真的九妹。



结婚后的沈从文全家与九妹
(右,1930年代北京)

望妹成凤

在徐志摩的鼎力推介下，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向沈从文抛出了一枚橄榄枝：破格聘用只有高小学历的沈从文为大学讲师。沈从文一刻没有放松对九妹的教育，随着环境的好转，他加大了对九妹的教育投资力度。初到中国公学，他将九妹托付给友人董秋斯，并让她随董秋斯的爱人蔡咏裳学习英文对话。

1930年代初，沈从文在中国公学站稳了脚跟，便将九妹接到身边。他写信给胡适，为九妹争取在中国公学旁听的机会：“从文有妹，想在中公不求学分，不图卒业，专心念一点书，作为旁听生，按照章程缴费上课……”良苦用心，着实感动了胡适。在胡适的关照下，九妹进宿舍待读。由于不会理财，缺少料理，虽有不菲的薪水及稿费，但兄妹俩常跑到上海，到饭馆里吃一顿，到商场里买一些糖果，数百大洋落花流水也。沈从文有时连学费都无力支付，他请求学校许可从他月薪中扣除。胡适同情天才作家的处境，无不——应允。九妹取得了旁听生的资格，开始在中国公学

正式学习法语,此外,还学习英语和编织。在文章里,沈从文曾自嘲说,目下正光着脚,等着九妹亲手织的袜子来救——他当然没有穿上九妹的“杰作”。九妹学什么东西好像都只有三分钟热度,最终不了了之。

沈从文曾是世上最好的哥哥。兄妹俩的生活常陷入窘境,有时,饭也开不出,连厨子也向兄妹俩发难。最后还是校会计处出具证明,一日三餐方才解决。没炭生火,沈从文每天把铺盖包到脚坐在桌边教九妹读书。来访的学生看了皆抿嘴偷笑,主动借过四次炭给沈从文。炭用完了,冬天却还很漫长。

九妹爱玩,滑冰、打网球……爱与二三友人在湖上轻摇船桨,构成绿柳丛中一道靓丽风景线,而沈从文却在寒流骤临时无钱讨取裁缝处的夹裤。自然之女沾染上了城市少女的虚荣恶习,追求各种新奇玩乐,不仅加重了二哥的经济负担,还挥霍了最可宝贵的求学时光。对物质的诱惑,九妹没有免疫力。生活是艰难的,而她一直是二哥身边那个浑身充满爱娇的女孩子。她也心疼二哥,在他流鼻血时心慌失措,却缺少料理生活的能力,也不够有心。常熬夜写作的沈从文手冻得红肿,还是爱慕他的女生为他织毛线手套。

她习惯了受二哥照顾与疼爱。她不知生计之艰。她要理想化的、浪漫的生活,她只要生活的“光”,本能地抗拒或忽略人生的“阴影”。

九妹拖累了二哥,却也是她,让沈从文一心向上,显示出人性中良好的一面,没有堕入坏的生活习气里。他用冻烂的手握紧骨杆笔,笔耕不辍。

沈从文对九妹寄予了厚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希望亲手将九妹打造成友人凌叔华、林徽因那一类知性女人。他专门请大学法语系四年级的学生教她,还在上海请法国人教九妹英语、法语会话。他为妹妹预许了读书的一切费用,希望她将来能去法国或美国深造,希望她有完全不同于湘西女人的命运。

沈从文初期的作品集,总让九妹题字。他还致信在美国的王际真,请他为九妹“寄画或较浅的书她看得懂”。

但他同时也看到九妹在学习上后天努力不足。在给王际真的书信中他不无忧虑：“因为怕太影响了年轻人，才把九妹送到上海去的，可是这孩子已经因为过去生活，养成一个最劣最强的脾气了，脑子里转旋的一切，完全不合宜于年岁。所想到的所意识到的人生，一些地方过于发达，一些地方又十分糊涂。若果是有方便，有一种巧遇，我真愿意她到法国或美国去，学一些读书以外的技能，学跳舞或别的东西，我为她在中国每年寄一千把块钱，尽个新的地方造一个新的命运。她现在上海一个法国人处学英语同法语会话，这是前年就学了，可是换一个地方，换一个教员，又是重新起始，真像是特意对那些教员读书的样子。”“我九妹近来又迁到上海一个新地方去了，跟外国人念法文，似乎又从开始起，小孩子有点顽皮，不懂苦处，只想新奇，也真使人忧愁。”沈从文的目光是敏锐的，他已看出，九妹其实并非读书的料子。她虽较聪颖，却只爱玩乐，不肯用功，缺少静心读书的定力，所以，学习一直很吃力，实在也学不进去多少知识。但他却不愿承认这个事实，一再地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尽可能为她提供好的师资，——这是他所能做的全部。他给九妹上学费惊人的贵族学校，请外籍家教……在九妹的教育问题上，他一直抱着“补偿心理”，以此弥补他自己在学校教育方面的欠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来改变九妹的命运，让九妹能有更多的底气走上社会。用心虽然良苦，收效却甚微。

九妹甚至不能在“人情”方面略略给他以安慰。在中国公学，爱慕沈从文的女学生不乏其人。九妹积极地将和自己性情相投的美丽女子引荐给二哥，但沈从文不为所动。他爱上了理想中的“黑凤”，读书、运动皆拔尖的张兆和。女生宿舍风言风语，说一位作家教授在狂追一位张姓校花，被其拒绝，几乎要自杀……九妹替哥哥难过。她不明白哥哥何以会拒绝那么多漂亮可爱的女生，而单恋不解风情的黑脸女生张兆和。最重要的是，她爱二哥，不愿他受人非议。少女的心不染纤尘，她那美丽的大眼睛分明因这桩沸沸扬扬的师生恋而蒙上阴翳。这些阴影又投射到了二哥多愁善感的心里，使他无端躁乱，复而愈加固执。九妹的不认同让沈从文很受伤。沈从文提到：“这件事连九妹也不明白，若让她明白也只增加坏

处,从九九小孩子方面来的惊讶(因为她想不到我会爱那女人),将更使我难过。”

但九妹终究是一位乖巧的妹妹。尽管对二哥轰轰烈烈的爱情不以为然,却也不忍他太痛苦。有时,她也默默地陪着爱而无果、几欲疯狂的二哥“浮一大白”。

中国公学时期的沈从文心情恶劣。张兆和无视他的情书,青春期的九妹也让他烦心。这些显然用智商解决不了的生活难题,使他颇为沮丧。“近来连九妹也使我容易生气,以为是一切已经用不着哥哥,要离开哥哥。”九妹曾试图脱离沈从文。不论是为了和爱人一道远走,还是为了独立,她的想法,总是积极主动的。但沈从文却将这些视为孩子气,是赌气。他不愿意九妹试飞。因为他尚未替她扎就一对可抗风雨的翅膀。

如果九妹“闹独立”成功,命运是否会好一点?

沈从文执教武汉大学的日子,九妹继续留在上海求学。沈从文向家乡的大哥沈云麓和三弟沈荃报告九妹的近况,希望大哥和三弟写信给九妹,劝她“多读书”、“少花钱”。“岳萌来信令转上。书或者可望努力点,钱可是也多用了点,关于用钱,我是每一信上都要提到的,大哥去信也要她‘体贴二哥起见,少用点钱,好好的读点书,免得人家笑话’。且鼓励她一下,因为小孩子是要鼓励才努力的。”“九九亦知用功看书,身体尤极见康强。”“萌弟一切尚好,可以勿念。上次寄来信中所附之相,可以看出萌弟之健康,近日其身长已将与二哥相等,似乎尚在微长。思想亦好,故今夏我若回家,亦无不放心处。此时计划大致为夏天彼当往北平进一专学外国文之美国学校(此校一月只许家人领出一次,规矩之严可知)。”沈从文信里提到的那所美国学校,江青在《红都女皇》里也提过:“沈从文通过他妹妹沈舟舟找我,要我每周写一篇故事,他给我改。我就不去。他们知道我家里穷,想让我给他织毛衣,给较高工资,我拒绝了。我听说她在北京法国学校读书,学费很贵,每学期五百大洋……”江青口中的“沈舟舟”或“沈楚楚”即九妹沈岳萌。此书有许多失实之处,但江青所说的,代表了师生的一种普遍议论,虽然在某些细节上有出入,比如将美国学校当成

法国学校,但这些议论是一种羡慕,一种认可。身边的师生都知道,沈从文在九妹教育经费上的投入确是大手笔。

身在武汉大学的沈从文心系上海——一半为中国公学校花张兆和,一半为九妹。“上海也常去,因为我九妹住在上海。一来到这里,她也使我生气,书读得好,可是还像不十分好,逼到要做文章看书。下半年若是我教不教书,还得为她找一不花钱之学校,或者就找小事情做,使她知道生活同工作连在一起,一点不能懒惰。”如果他真的就此罢手,让九妹学一技之长,或者让她踏实地结婚生子,或许,可以避免今后的悲剧。九妹的学习,明显是他的期望值过高,他的热情远大于当事人。他也有过放弃的念头,他其实很矛盾,但最终还是让九妹成风的愿望占了上风。这种愿望太强烈了,一旦在心里生了根,便很难拔除。关于九妹的求学梦,他几乎是欲罢不能。

或许是他的精诚感动了九妹,有一段时间,九妹安心读书了。她“一个人住在一个俄国菜馆楼上小房间里,敢独立读书,成天翻字典看《吉诃德先生》,不懂也还耐烦读下去”。但这样的时光毕竟太少,而且那本《吉诃德先生》她也并未看完。

沈从文去青岛大学任教,九妹同往,仍然是插班借读,继续学习法语。法语和英语学习经历没有让她掌握这两门高深的学问,却培养了她高傲的心性。

参与二哥的文学活动

1930年代初,沈从文冒着生命危险陪同丁玲母子回湖南老家,怕丁玲母亲阻拦丁玲按时回沪,他特安排留守上海的九妹以胡也频的名义将事先拟定的三封电报和七封信一一发给丁玲母亲,以此隐瞒胡也频遇害的消息,并催促母亲早日放丁玲返沪。这个计划是周详的。九妹配合得很好,从而使沈从文和丁玲完成了预定的计划,按时回到上海。